

唱喚何所益 妄語第一火 尚能燒大海

况燒妄語人 猶如燒草木 若人捨實語

而作妄言說 如是癡惡人 棄寶而取石

若人不自愛 而愛於地獄 自身妄語火

此處自燒身 實語甚易得 疰嚴一切人

捨實語妄語 癡故到此處

又智度論說偈云 實語第一義

實語升天梯 實語小如大 妄語入地獄

又薩婆多論云 妄語者若說法議論傳語

一切是非莫自稱為是 常令推寄有本則過

也不介斧在口中 又十誦律云 若語高姓人

云是下賤若兩眼人云是一眼 並得妄語又

語一眼人汝是瞎眼人 並得輕惱他罪

正報頌曰 妄語誑人巧 地獄受罪拙

燄鋸解其形 熱鐵耕其舌 灌之以洋銅

磨之以剛鐵 悲痛碎骨髓 呻吟常嗚咽

習報頌曰 妄語入三塗 三塗罪已決

餘業生人道 被謗常憂結 還為他所誑

恨心如火熱 智者勿尤人 驗果因須滅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 經五

姒反祥里 嬀反晉公支反 妻一姬 鏢舒灼 鈇反芳扶 剗反姑

反憾反胡紺 廐音救 睢息七余反 又 歎反香衣 歎反居

反銳反烏管 讞反魚列反 醜反竹劣 反 潼反徒紅 裕

疾甲反 姝私列反 狎羊稅 咎反丑之 彪反甫休

剽反符霄 猥反補妹 悼反徒到 黜反於 殞反力驗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之四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懔撰

惡口部第八 此別 述意部第一

凡夫毒熾恚火常然逢緣起障觸境生瞋所
以發言一怒衝口燒心損害前人痛於刀割
乖菩薩之善心違如來之慈訓故業報差別

經偈言

鹿言觸惱人

好發他陰私

剛強難調伏

生焰口餓鬼

引證部第二

如智度論云或有餓鬼先世惡口好以鹿言

加彼衆生衆生憎惡見之如讎以此罪故墮

餓鬼中又法句經云雖爲沙門不攝身口鹿

言惡說多所中傷衆所不愛智者不惜身死

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自死苦惱無量諸佛賢

聖所不愛惜假令衆生身雖無過不慎口業

亦墮惡道故智度論云時有一鬼頭似豬頭

臭虫從口出身有金色光明是鬼宿世作比

丘惡口罵詈客比丘身持淨戒故身有光明

口有惡言故臭虫從口出增一阿含經云寧

以利劍截割其舌不以惡言鹿語隨三惡道

又護口經云過去迦葉如來出現於世敷說

法教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涅槃後

時有三截比丘名曰黃頭衆僧告勅一切雜

使不令卿涉但與諸後學者說諸妙法時三

截比丘內心輕憊不免僧命便與後學敷顯

經義喚授者義曰速前象頭次喚第二者曰

馬頭復喚駱駝頭驢頭猪頭羊頭師子頭虎

頭如是喚衆獸之類不可稱數雖授經義不

免其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萬劫

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大海中受

水性形一身百頭形體極大異類見之皆悉

馳走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尊者滿足詣

餓鬼界見一餓鬼形狀醜陋見者毛豎莫不

畏懼身出熾焰如大火聚口出疽虫膿血流

溢臭氣叵近或口出火長數十丈或眼耳鼻

身體支節放諸火焰長數十丈脣口垂倒像

如野猪身體縱廣一由旬地手自抓擗舉聲

嗥哭馳走東西滿足見問汝作何罪今受此

苦餓鬼報曰吾昔出家戀著房舍慳貪不捨

自恃豪族出言臭惡若見持戒精進比丘輒

復罵辱戾口戾眼或戾是非故受此苦寧以利

刀自割其舌積劫受苦不以一日罵謗精進持

戒比丘尊者若還閻浮提地時以我形狀誠

經 朱林七十六

二

諸比丘善護口過勿妄出言見持戒者念宣其德自我受此餓鬼形來數千萬歲常受此苦却後命終當入地獄說此語已嗥哭投地如太山崩天翻地覆斯由口過故使然矣又百緣經云有長者婦懷妊身體臭穢都不可近年滿生兒連骸骨立羸瘦憔悴不可目視又多糞屎塗身而生年漸長大不欲在家貪嗜糞穢不肯捨離父母諸親惡不欲見駢令遠舍使不得近即便在外常食糞穢諸人見已因為立字名憍婆羅值佛出家得羅漢果由過去世時有佛出世名拘留孫出家為寺主有諸檀越洗浴衆僧訖復以香油塗身有一羅漢寺主見以瞋恚罵詈汝出家人香油塗身如似人糞塗汝身上羅漢愍之為現神通寺主見已懺悔辭謝願除罪咎緣是惡罵五百世中身常臭穢不可附近由昔出家向彼悔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是故衆生應護口業莫相罵辱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

與諸比丘向毗舍離到梨越河見人捕魚網得一魚身有百頭有五百人挽不出水是時河邊有五百人而共放牛即借挽之千人併力方得出水見而恠之衆人競看佛與比丘往到魚所而問魚言汝是迦毗梨不魚答言是復問魚言教匠汝者今在何處魚答佛言經卷第七十六隨阿毗獄阿難見已問其因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婆羅門生一男兒字迦毘梨聰明博達多聞第一父死之後其母問兒汝今高朗世間頗有更勝汝不兒答母言沙門殊勝我有所疑往問沙門為我解說令我開解彼若問我我不能答母即語言汝今何不學習其法兒答母言若欲習者當作沙門我是白衣何緣得學母語兒言汝今且可偽作沙門學達還家兒受母教即作比丘經少時間學通三藏還來歸家母復問兒今得勝未兒答母言由未勝也母語兒言自今已往若共談論儻不如時便可罵辱汝當得勝

兒受母教後論不如便罵言汝等沙門愚騃無識頭如獸頭百獸之頭無不比之緣是罵故今受魚身一身百頭駝驢牛馬豬羊犬等衆獸之頭無不備有阿難問佛何時當得脫此魚身佛告阿難此賢劫中千佛過去猶故不脫此魚身也以是因緣身口意業不可不

慎又王玄策行傳云佛在世時毘耶梨城觀一切衆生有苦惱者即欲救拔乃觀見此國有鷄越吒二衆揔五百人於婆羅俱末底河網得摩荼大魚十有八首三十六眼其頭多獸自前佛爲說法魚聞法已便即命終得生天上而爲天子却觀本身是大魚蒙佛說法

遂得生天乃持諸種香花瓔珞寶珠從天而下至佛供養于時二衆並發心悔過即於俱末底河北一百餘步燒焚魚網銅瓶盛灰埋之向說法處於上起塔尊像儼然至今現在雕鏤如法觀者生善又百緣經云替佛在世時波斯匿王婦末利夫人產生一女字曰金

剛面貌極醜身體麤澀猶如蛇皮頭髮麤強猶如馬尾王見不喜勅閉深宮不令出外年漸長大任當嫁聚便遣一日推覓一人本是豪族今貧乏者卿可將來且受勅已覓得付王王將屏處密私語言聞卿豪族今者貧窮我有一女面貌極醜卿幸納受當相供給時

經朱林七十六

此貧人跪白王曰正使大王以狗見賜亦不敢違豈況王女末利所生王即妻之爲造宅舍門戶七重王囑女夫自提戶鈎出入牢閉勿使人見王出財物供給女輩無所乏少拜爲大臣後與豪貴共爲邑會聚會之契令婦共趣自餘諸人各將婦來唯此大呂獨不將赴衆人疑恠彼人婦者或能端正或可極醜不能顯現是以不來復於後會蜜共勸酒令使醉卧解取門鈎遺其五人造家往看至家開門婦疑非夫內自剋責懊惱而言我宿何罪爲夫幽閉不覩日月即便至心遙禮世尊願佛慈悲來到我前暫救苦厄佛知其意即

於女前地中涌出紺髮相現其女舉頭見佛
髮相敬心歡喜女髮自然如紺青色佛漸現
面女心倍喜面復端正惡相麤皮自然化滅
佛悉現身今盡見之更增歡喜身體端正猶
如天女佛便為說種種法要得須陀洹果時
佛去後五人入見端正少雙觀看已竟還閉
門戶繫鈎本處其人還家見婦端正欣然問
言汝是何人婦荅夫言我是汝婦夫即語言
汝前極醜何緣端正乃尔婦便白夫且說上
事婦復向夫我欲見王汝當為我通白消息
夫往白王女郎今者欲來相見王荅女夫莫
道此事急當牢閉慎勿令出女夫白王女郎
朱林七十六
今者蒙佛威神便得端正天女無異王聞是
已即遣往迎見女端正歡喜無量將詣佛所
而白佛言不審此女宿種何福乃生豪貴而
復醜陋佛告王言乃往過去波羅奈國有一
長者恒常供養一辟支佛身體醜陋時長者
家有一小女見辟支佛惡心罵言面貌醜陋

身皮麤惡何期可憎時辟支佛欲入涅槃便
現神力作十八變其女見已即時自責求哀
懺悔緣於過去罵辟支故生常醜陋由還懺
悔今得端正以供養故所生之處豪貴富貴
快樂無極又興起行經云釋迦過去以惡語
道迦葉禿頭沙門何有佛道故今六年受日
食一麻一米大豆小豆皆行又四分律云佛
告諸比丘往古世時得利尸羅國婆羅門有
牛晝夜養飼刮刷摩技時得利尸羅國復有
長者牛於城市街巷遍自唱言誰有力牛與
我力牛共駕百車賜金千兩時婆羅門牛聞
唱聲自念此婆羅門晝夜饑餓我刮刷摩技
我今宜當盡力自竭取彼千兩金報此人恩
時彼牛即語婆羅門汝今當知得利尸羅國
中有長者作是唱言誰有牛與我牛共駕百
車賜金千兩主今可往至彼長者家語言我
有牛可與汝牛共駕百車賜金千兩時婆羅
門即往至長者家語言我有牛可與汝牛共

駕百車騶金千兩長者報言今正是時婆羅門即牽已牛與長者牛共駕百車騶金十兩時多人觀看婆羅門於衆人前作毀咎語一角可牽時牛聞毀咎語即慙愧不肯出力與對諍竟於是長者牛勝婆羅門牛不如輸金千兩時婆羅門語彼牛言我晝夜餽飼摩拔刮刷望汝當與我盡力勝彼牛云何今日反更使我輸金千兩耶牛語婆羅門言汝於衆人前毀咎我言一角可牽使我慙愧於衆人是故不能復出力與彼竟駕若能改往言更不名字形相我者便可往語彼長者言能更與我牛共駕百車者更倍出二千兩金婆羅門語牛言勿復令我更輸二千兩金牛報婆羅門言汝勿復在衆人前毀咎我言一角可牽於衆人前當讚歎我好牽端嚴好角時婆羅門至彼長者家語言能更與我牛共駕百車者騶二千兩金長者報言今正是時時婆羅門牛與長者牛共駕百車騶二千兩金多

經朱林七十六

六

人共看時婆羅門於衆人前讚歎言好牽端嚴好角牛聞此語即便勇力與彼竟駕婆羅門牛得勝長者牛不如婆羅門得二千兩金亦時佛語諸比丘凡人欲有所說當說善語不應說惡語善語者善惡語者自生熱惱是故諸比丘畜生得人毀咎猶自慙愧不堪進力況復於人得他毀辱能不有慙愧故成實論云若人惡口種種罵詈隨語受報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口癡而心剛 不柔無善言 常懷惡兩舌 不念人善利 所言不了了 藏惡在於心 如灰覆炭火 設躡燒人足 其語常柔和 順從言可人 言行而相副 心身不傷人 譬如好華樹 成實亦甘美 佛尊解說是 心口之謀相 又百緣經云亦時世尊初始成佛便欲教化諸龍王故即便往須彌山下現比丘形端坐思惟時有金翅鳥王入大海中捉一小龍還須彌頂規欲食噉時彼小龍命故未斷送

經朱林七十六

七

見比丘端坐思惟至心求哀尋即命終生舍衛國婆羅門家名曰負梨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因爲立字名須菩提年漸長大智慧聰明無有及者唯甚惡性凡所眼見人及畜生則便瞋罵未曾休廢父母親屬皆共厭患無喜見者遂便捨家入山林中乃見鳥及以草木風吹動搖亦生瞋恚終無喜心時有山神語須菩提言汝今何故捨家來此山林之中既不修善則無利益虛自疲苦今有世尊在祇桓中有大福德能教衆生修善斷惡今若至彼必能除汝瞋恚惡毒時須菩提聞山神語即生歡喜尋問之曰今者世尊爲在何處荅曰汝但眠眼我自將汝至世尊所時須菩提用山神語眠目須臾不覺自然在祇桓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爲說瞋恚過惡愚癡煩惱燒滅善根增長衆惡後受果報隨在地獄備受苦痛不可稱計設

復得脫或作龍蛇羅刹鬼神心常含毒更相殘害時須菩提聞世尊說是語已心驚毛豎尋自悔責即於佛前懺悔罪咎豁然獲須陀洹果心懷喜悅旣入道次佛即聽許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進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說本緣佛告比丘此賢劫中有佛出世号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比丘常行勸化一萬歲中將諸比丘處處供養於後時間僧有少緣竟不隨從便出惡罵汝等佞戾似如毒龍作是語已尋即出去以是業緣五百世中受毒龍身心常含毒觸燒衆生今雖得人宿習不除故復生瞋佛告比丘欲知尔時勸化比丘惡口罵者今須菩提是由於尔時供養僧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足滿十月便欲產子然不肯出尋重有身足滿十

經

朱林七十六

月復產一子先懷者住在右脇如是次第懷妊九子各滿十月而產唯先一子故在胎中不肯出外其母極患設諸湯藥以自療治病無降損囑及家中我腹中子故活不死今若設終必開我腹取子養育其母於時不免所患即便命終時諸眷屬載其尸骸詣於塚間請大醫耆婆破腹看之得一小兒形狀故小頭鬚皓白俯腰而行四向顧視語諸親言汝等當知我由先身惡口罵辱衆僧故起此熟截中經六十年受是苦惱難可叵當諸親聞已號啼悲哭不能答之介時世尊遙知此兒善根已熟將諸大衆往到尸所告小兒言汝是長老比丘不答言實是第二第三亦如是問故言道是時諸大衆見此小兒與佛答對各懷疑惑前白佛言今此老兒宿造何業在腹髮白俯腰而行復與如來共相答問介時世尊告諸大衆此賢劫中有佛出世号曰迦葉有諸比丘夏坐安居衆僧和合差一比丘

年在老耄爲僧維那共立制限於此夏坐要得道者聽共自恣若未得者不聽自恣今此維那獨不得道僧皆不聽布薩自恣心懷懊惱而作是言我獨爲尔管理僧事今汝等輩安隱行道今復還返更不聽自恣布薩羯磨即便瞋恚罵辱衆僧尋即牽捉閉著室中作

朱林七十六

九

是唱言使汝等輩常處暗冥不見光明如我今者處此暗室作是語已自戮命終墮地獄中受大苦惱今始得脫故在胎中受是苦惱衆僧聞已各護三業厭離生死得四沙門果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時諸親屬還將老兒詣家養育年漸長大放令出家得阿羅漢果佛告比丘緣於往替供養衆僧及作維那管理僧事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正報頌曰
惡口如毒箭 著物則破傷 地獄開門待
投之以鏝湯 割舌令自噉 楚毒難思量
若與身無益 慎口也何妨 習報頌曰

惡口多觸忤 地獄被燒然 人中有餘報
還聞刀劍言 設令有談論 諍訟被他怨
往報甘心受 改惡善自鮮

感應緣一略引

唐雍州醴泉縣東陽鄉人

楊師操至貞觀初任司竹監後因公事遷任
藍田縣尉貞觀二十一年為身老還家躬耕
為業然操立性毒惡暴口但一生已來喜見
人過每鄉人有事即錄告官縣司以操曾在
朝流亦與顏色然操長惡不改數忤擾官司
覓鄉人事過無問大小恒生恐嚇於自村社
之內無事橫生整理大小譏呵是非浪作但
有牛羊蹤暴士女相爭即將向縣縣令裴瞿
曇用為煩碎初二三迴與理後見事繁不與
理操後經州或上表聞徹惡心日盛人皆不
喜見但操自知性惡亦向人說云吾性多急
暴口從武德已來四度受戒持行禮拜日誦
經論化人為善然有大小侵已操不能忍後
至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忽有一人從東來

騎白馬著青衣直到操門見遂共溫涼訖人
云東陽大監故遣我追你為你自生已來毒
心纏縛不能忍捨逢人即說勸善己身持戒
不全慳貪不施自道我有善心供養三寶然
未曾布施片財雖口云慚愧心中即生別計
或亂凡俗為此喚汝須臾不見來人操身在
門忽然到地口不能言唯心上少暖家人舉
將入舍卧經宿不蘇然操已到東陽都錄處
于時府君大衙未散操遂私行曹司皆有机
案牘席甚大精好亦有囚人或著枷鎖或露
頭散腰或坐立行住如是罪人不可算數操
向東行過到一處處孔極小唯見火星流出
臭煙燧燉不中人立復有兩人手把鐵棒修
理門首操因問把棒人此是何處曹司荅云
是猛火地獄擬著持戒不全人或修善中休
人知而故犯死入此處聞道有一楊師操一
生喜論人過每告官司導他長短逢人詐言
慚愧有片侵欺實不能忍今欲遣入此處故

經 朱林年六 十

修理之其人今日是四月八日家人為操身死布施齋供曹司平章還欲放歸未得進止我在此間待師操操便叩頭禮謝自云楊師操者弟子身是願作方便若為得脫此人答云你但至心禮十方佛殷心懺悔改却毒心即隨往生不來此處雖懷惡意一期能悔如

菩薩行不惜身命得生淨土師操得此語已即便依教發露慙懺悔遂放還家經三日得活操得蘇已具述此事操於後時便向慧靖禪師處改過懺悔身今見在年至七十有五每一食長齋六時禮懺操田臨官道因行看麥見牛三頭暴食麥苗操就牛慚愧不復

朱林七十六

七

馳出歸家後日行麥不死直有牛跡涇陽西界有陳王佛堂多人聚集操向眾人具述其事道俗驚恠禮懺彌殷其夜作夢見有人來語操云我是使人故來試你你既止惡更不追你但你勤誠修善不須憂之有僧見操傳向臨說右一驗出真祥記兩舌部第九此別部

迷意部第一 夫生老病死無自出之期菩提涅槃有修入之路諸佛所以得道由行四攝故凡聖歸依菩薩所以成聖由行六度故黑白欽敬今見流俗之徒乃專構屏辭惡傳彼此令他眷屬分離朋友乖散樂種不和之業感得生離之苦縱使善心教離惡人亦是

破壞有益無罪故成實論云若善心教化雖為別離亦不得罪若以惡心令他鬪亂則是兩舌得罪最深謂墮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中被他誅謗唯得弊惡破壞眷屬當知上說妄語過中為乖彼此而妄語者據此義邊即是兩舌若說此罪三世招苦如上已說不須

重述

引證部第二

如四分律云佛告諸比丘汝等當聽古昔有兩惡獸為伴一名善牙師子二名善博虎晝夜伺捕眾鹿時有一野干逐彼二獸後食其殘肉以自全命時彼野干竊自生惑我今不能久與相逐當以何方便鬪亂彼二獸令不

復相隨時野干即往善牙師子所如是語善
 牙善博虎有如是語言我生處勝種姓勝形
 色勝汝力勢勝汝何以故我日日得好美食
 善牙師子逐我後食我殘肉以自全命即說
 偈曰
 善牙不能善 善博如是說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問野干言汝以何事得知荅言汝等二
 獸共集一處相見自知余時野干竊語善牙
 已便往語善博虎言汝知不善牙有如是語
 而我今日種姓生處悉皆勝汝力勢亦勝何
 以故我常食好肉善博虎食我殘肉而自活
 命余時即說偈言
 形色及所生

雜

朱林七十六

十一

大力而復勝 善博不能善 善牙如是說
 善博問言汝以何事得知荅言汝等二獸共
 集一處相見自知後二獸共集一處瞋眼相
 視善牙師子便作是念我不應不問便先下
 手打彼余時善牙師子向善博虎而說偈曰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如我

善博說是耶 彼自念言必是野干鬪亂
 我等善博虎說偈荅善牙師子言

善博不說是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能善 若受無利言 信他彼此語
 親厚自破壞 便成於怨家 若以知真實
 當滅除瞋惱 令可至誠說 令身得利益

今當善降伏 除滅惡知識 可利此野干

鬪亂我等者 即打野干殺余時佛告諸

比丘此二獸為彼所破 集一處相見不悅

况復於人為人所破心能不惱又正法念經

閻羅王責疏罪人說偈曰 太喜多言語

增貪令他畏 口過自誇誕 兩舌第一處

又華手經佛說偈言 惡口而兩舌

好出他人過 如是不善人 無惡而不造

又智度論云實諸者不假布施持戒學問多

聞但修實語得無量福又報恩經佛說偈言

佛告阿難 人生世間 禍從口出 當護於口

甚於猛火 猛火熾然 燒世間財 惡口熾然

朱林七十六

十三

燒七聖財一切衆生 禍從口出 毀身之斧

滅身之禍 正報頌曰

兩舌鬪亂人 地獄被分裂 獄卒擊其口

焰刀割其舌 若痛既如此 加之以飢渴

惡業不自由 還飲身中血 習報頌曰

譏毀害人深 固受三塗苦 設使得人身

餘報仍依怙 眷屬多弊惡 違逆恣瞋怒

但令惡不忘 地獄無今古 感應緣略引

漢靈帝宋皇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幸姬衆

共譖毀初中常侍王甫枉誅教海王嫫及妃

妃即右之姑也甫恐后怨之乃與太中大夫

程何共構后執左道呪咀靈帝信之遂收后

璽綬后自致暴室而以憂死父及兄弟並被

誅諸常侍小黃門在省閣者皆憐宋氏無罪

帝後要見桓帝怒曰宋皇后無罪而聽用邪

嬖使絕其命教海王嫫既已之貶又受誅斃

今宋后及嫫自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赦

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懼以事問羽林左監許

冰此為何祥其可攘乎冰對以宋后及教海

王無辜之狀宜並改葬以安冤魂返宋家之

徒復教海之封以消災咎帝弗能用尋亦崩

焉 唐咸陽有婦女姓梁貞觀年中死

經七日而蘇自云被人收將至一大院內見

有大廳有一官人據案執筆翼侍甚盛令人

勘問云此婦女合死以不有人更賚一案勘

云與合死者同姓名所以追耳官人勅左右

即欲放還梁白官人云不知梁更別有何罪

請即受罪而歸官人即令勘案云梁生平唯

有兩舌惡罵之罪更無餘罪即令一人括舌

一人執斧斫之日常數四凡經七日始送令

歸初似落深崖少時如睡而覺家人視其舌

上猶大爛腫從此已後永斷酒肉至今猶存

出冥報拾遺記 綺語部第十此別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忠言所以顯理綺語所以

乖真由忠故有實有實故德生德生故所以

成聖由綺語故虛妄虛妄故罪生罪生故受

聖朱卷七十六

十四

苦故知趣理求聖要湏實說若虛假終為乖理謂言不正皆名綺語但諸綺語不益自他唯增放逸長諸不善此落三塗後生人時所說正語人亦不信凡所言說語不辯了亦名綺語故成實論云語雖是實非時而說亦落綺語也 引證部第二

如智度論說偈言

有墮餓鬼中 火焰從口出 四向發大聲
 是為口過報 雖復多聞見 在大眾說法
 以不成信業 人皆不信受 若欲廣名聞
 為人所信受 是故當至誠 不應作綺語
 又薩婆多論云口中四過牙歷各作四句一

或有两舌非妄語非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當實說故非妄語輒語說故非惡口以分離心故名兩舌第二或有两舌是妄語非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妄說故是妄語以輒語說故非惡口第三或有两舌是惡口非妄

語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虛語說故是惡口當實說故非妄語第四或有两舌是妄語是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妄說故是妄語以惡聲說故是惡口自外妄語惡口各作四句亦如是綺語一種各不

相離故不別說故成實論云餘口三業或合

或離綺語一種必不相離 正報頌曰

綺語無義理 令人心惑亂 為喪他善根

焯銅擘口灌 焰鐵燒其舌 腹藏皆焦爛

此痛不可忍 悲號常叫喚 習報頌曰

浮言翳真理 為此沉惡趣 去彼暫歸人

出言無曉喻 生無信仰心 恒被他笑具

為人覺羞耻 何不出典句

感應緣四略引 漢明帝時有檀國蠻夷善

閉幻術能徙易牛馬頭上與群目共觀之以

為笑樂及三國時吳有徐光者不知何許人

也常行幻化之術於市里內從人乞苽其主

也常行幻化之術於市里內從人乞苽其主

弗與便從索子掘地而種願眄之間茨生俄而蔓延生華俄而成實百姓咸矚目焉子成乃取而食之因以賜觀者向之鬻苳者反視所賣皆耗矣摘柚棗栗之屬亦如其幻化皆此類也晉永嘉年中有天竺國人來度江南言語譯道而後通其人有數術能截舌續斷吐火變化所在士女聚共觀試其將截舌先吐以示賓客然後刀截流血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觀其口內唯半舌在既而還取含之有頃吐已示人舌還如故其續斷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斷已而取兩段合持祝之則復還連與舊無異時人多疑以為幻作陰而試之猶是已緇其吐火者先有藥在器中取一片與黍糠含之再三吹吁而張口火出因就熱處取以爨之則便火熾也又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詳共視見其燒然消磨了盡乃撥灰中舉而出之故是向物如此幻術作者非一時天下方亂云建安霍山

可以避世乃入東治不知所在也

大唐貞觀二十年西國有五婆羅門來到京師善能音樂祝術雜戲截舌抽腹走繩續斷又至顯慶已來王玄策等數有使人向五印度西國天王為漢使設樂或有勝空走索履履繩行男女相避歌戲如常或有女人手弄

三伎刀稍槍等擲空手接繩走不落或有截

舌自縛解伏依舊不勞人功如是幻戲種種

難述 唐雍州西鹽屋縣西北有元從人坊

元從人程普樂少好音聲至永徽六年五月

七日因有微患暴死五日心暖不臭家人不

敢埋至第六日平旦得蘇還如平生說云初

死時有二青衣至牀前通王喚君普樂問何

王荅曰閻羅王喚為何事荅曰頃有勘問催

急即行不須更語一人手撮普樂逐出坊南

門漸向南山下至一荒草處有少鹹鹵不生

草一大孔如大甕口語樂云入樂懼不肯入

一人推入不覺有損直見王大殿捉杖人極

衆王共諸目及宮妃后在大殿上相隔幔坐
 殿前大有諸音聲伎兒雜戲引樂使人啓王
 去所追人來王問是誰程普樂汝解排說不
 答曰不解王迴顧問一伎兒姓張名舍兒此
 人不解排說何故追喚舍兒生平共普樂初
 善後因相瞋挾怨舍兒遂挾怨漫引此人舍
 兒不敢誑王還依實說王怒令戲殿前音聲
 一時俱動還見打鼓作儻緣干緣干人初緣
 至頭下時以干內口直下干從後分出至地
 還上六根俱破九孔流血緣干上下並皆如
 是復見黃唐已來伎兒如齊嬰子突出郎獨
 猪挑棒等數十人令作排說時口中吐火抽
 舌繞場周匝百千鐵鳥諸惡毒虫從空飛下
 一時向舌上啄啞受其極苦叫聲動地不喜
 人聞餘之雜戲之人諸小鐵虫見其一時拍
 手唱叫之聲如煙如火同時被燒燒死還活
 更相受苦無暫停廢音聲不捨受苦不廢王
 雖下杖然遣獄卒手把鐵棒利戟鐵弓箭圍

繞守遣令作音樂受苦不歇普樂至獄五日
 見此戲兒受苦如是至第六日旦王喚普樂
 語云汝未合死更檢案看却後二年汝命算盡
 當來受苦如是此人爲生平妄語惡口綺語
 調弄僧尼輕戲佛法假託三寶誑他財物專
 將養活婦兒好殺猪羊食噉酒肉或因向伽
 藍食用僧物汙穢不淨如是等罪不持齋戒
 故受斯殃汝雖無如此重罪非無餘過亦合
 受之且放汝去死時取汝還令舊二人送到
 家內見一牀許蕪林枝葉稠密二人令入此
 林此人初不肯入二人急推合眼而入即覺
 身已在牀蕪活此普樂因見此徵即向京來
 歷寺受戒堅持不犯菜食長齋禮敬無虧因

僧藏具
說此言

比丘清著書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經六

嗒胡高 抓反側 巧反亦 噉反重 合反攫 攫反 刷反滑

飼反祥 慄反莫 襪反必 鵬反五 把反反 鬻反爲 鬻反余 六

消反所 交反 盤反張 流反 屋反陸 栗反 變反傳 計反 璽反 期反 諧反 庄反 陰